

【東京迷走】劇情-01

【說明】

角色:木次 匡(罰者)、慕斯(宿者)

類型:接龍小說、部分血腥、暴力描寫有

字數統計:4863(木次中—2244、慕斯中—2619)

閱讀方式:木匡部分以此色、慕斯部分以此色

——以上為說明,正文於下頁——

其實是清楚，其實是明白，其實是知道的。

這所學校裡潛藏著宿者。

木次甚至還握有其中之三四的基本資料與攻擊、攝食方式。

要是可以，真想將鞭繩纏繞在他們的脖子上，好以擰斷、折斷、扯斷。也想將他們拆解到無法更細，或是踩爛到與泥巴分不清。

如此一來那些該死的碎片，才會連同那些運氣不好的媒介，一同被送回彼岸的刑場。

但是不行。

木次不能依照理想而指令自己。

首先，大量除去多餘的他們，無疑會惹來各方的多於關注。那些名為關心的窺視，早已足夠到多餘。再說，自己也沒有能在短時間就處理掉大量宿者的能力。據上述，木次能清楚、明白且知道，這一切皆是出於怨憎會。

現在的自己能充分做到的，是任由無奈撕裂自尊，並對此感到高興。因為這般情緒切合於自己被樹立於此的形象。

身為受害者的遺族，今日的木次如日日，也是穿著毫無摺痕的制服，也是好好地將自己的悲痛供應給他人所知。

這條替換成另一身分的過程，踩起來還是像玻璃。

清冽的空氣、濃濁的氣息，路上行人來往熙攘著，而我看著。
無法遏止的，飢餓。

我鬆了鬆手，指節發出了輕微的喀喀聲，白潔的手指上指縫中殘留著一點點沒清乾淨的血痕，空氣中有著令我發狂的氣味，除了蒸騰的食物、五花八門的油煙味、油墨、廢氣之外，還有人，形形色色的人。

「慕先生，怎麼了嗎？」

虔抬頭望了望我，眼神在鏡片後閃了下，挺直的背騷動著，像是蓄勢待發一樣。

「不。」我應了聲，看著鏡子裡自己的倒影笑了下「有種，很美味的香氣。」

終不置可否的望了望櫥窗，一如往常的神遊著，手輕輕的貼在褲縫但是青筋微微鼓動著。

候輕輕交疊著雙手，一下一下的撥弄著手指，像是在想什麼，薄薄的唇開了又合。

「慕先生，有人選了嗎？」

我笑了下，看著鏡中從人群裡一閃而逝的身影頓住，感覺喉頭莫名緊了下。

饑餓。

「少女，我要一個少女，年輕的、清瘦的、制服整潔的卻透著血腥味的...」思索著剛剛一瞥的身影，我莫名的說出了這些話語，為什麼呢，總覺得，好餓。

「快要成為女人的、但還沒轉變成的，又腥又鮮嫩的...一名少女...」

虔點了下頭，大步大步的走了，西裝背上特地做的隱藏式開口微微鼓著，柁轉了下脖子，扶了扶眼鏡也安靜迅速的隱沒到巷子裡，候則是低頭思索了下，往道路的另一邊走去，垂下的手臂感覺袖子部分過長了點，卻隱約透出黑影。

我看著能幹的部下笑了，輕觸微涼的耳墜，聆聽著騷動聲。

今晚，要怎麼樣呢？上回一下下一吋吋割除手指還蠻有趣的，可惜那人暈了，這次要不要先讓獵物吞下刺兒，再在胃裡長大好呢？還是拉回來呢？嗯...

長靴堅硬的跟在地上敲響著樂章，今夜是個不眠之夜，而樂曲是獵物們的慘叫聲。

啊啊，好餓。

突然，多了種令人厭惡的氛圍。

木次為此在人群裡停了幾秒，雖然很快就追回進度，但他不專心的明顯，眼睛一下左一下右的，誰也能看出他在尋找著自己的不知。

好想知道、好想知道、好想撕裂、好想踩爛.....

相似於求知的慾望在他的體內膨脹，木次是清楚的，距離說好的回去時間還有十五分鐘，這是計算過的時間，所以任何的形式的突然只會被捉出。

但那也是得按照現在的走路速度。

如果，只是說如果，以自己最快速度回去，所需的時間便是對半。那麼，這當然也只是假設——要是不幸地確實超出時間、違反規定，怎樣的理由能夠被饒恕？幫助同學？協助老師？輔助認識圈以外的同夥？不。這些理由巧妙的太過於安排，故意而造成的意外終究能理出系統。可是.....

好想知道、好想知道.....好想用以鞭繩把他者絞死.....

「.....」

沒辦法控制。

無法控制、不想控制——好想知道、好想知道好想知道.....

木次意識清楚地看著自己的失控，身體從人群中走出，穿過車道、進入小巷。愈來愈快，他的步伐，最後靈魂也沒能跟上。

夜深了，人們的腳步聲有種止不住的雜亂與無序，空氣中隱約飄散著血的味道，慕斯微側頭看向街道的深處，像是在思索什麼。

侯無聲無息的回到了慕斯的身後，抹了抹指尖殘留的血。

「慕先生。」

「嗯，有什麼要報告的嗎？」

侯微微頷首，一抹紅色從瞳孔暈染開來又收縮。

「虔和我各綁了一名高中生，而妳他遇到的那名...」

慕斯微微笑著，眼睛仍舊是那溫柔的彎度，伸手調整了下侯的領帶，迎著風輕笑了聲。

「嗯...有點遠但是...是罰者嗎？」

侯睜開的眼睛閃著紅光，脖子上那枚烙印也像快燙著一樣的燃燒著鮮紅色。

「是，一個使鞭的罰者，看起來似乎是國中生，但是手法純熟...虔已經先過去了。」

慕斯笑開來撫了下躁動的耳墜，睜眼注視著遠方，略微瘋狂的模樣看起來有一點點駭人。

他感覺血液從胸膛沸騰到了指尖，一個女孩，比一個女孩更好的還有什麼呢？一個女罰者！

慕斯大步大步的往巷子的另一端走近，越接近血腥味漫出的中心，他越能感覺到渾身上下在鼓動的殺意、渴望以及無止盡的饑餓。

他雀躍的想著待會該要如何小心呵護這得來不易的獵物，嗯，不能心急，要小心的、小心的...先稍稍的割下指頭？還是要一下下的削下皮肉呢？真是期待...不知道會有怎麼樣的表情呢？不知道會不會討饒呢？那就像是餐前的開胃酒一樣的令人期待阿...

／／

「慕先生！」

虔喊了出來，將手上拉著的柁往侯的方向扔，然後試圖將翅膀從鞭子下再度展開卻屢屢失敗，一絲不苟的西服已經沾上了塵灰也起了皺摺，兩人的身上都沾染著斑斑血跡。

慕斯看著眼前的情景挑了下眉毛，他有點驚訝這樣的傑作居然是一個如此瘦弱的少女造成的。

「哎呀，這位可愛的小姐...鞭子，可不適合小孩子喔？」

慕斯用手臂擋住隨之纏上的長鞭，將少女反扯過來用長靴的根部狠踹少女的下腹部然後笑著舔了下手臂上流下的血，噙著自己最滿意的迷人微笑看著捂著肚子喘氣的少女。

慕斯用鞋尖挑起少女的下巴，端詳了下她的臉，微微感嘆了下長得多麼的合他喜好啊...

讓他想一口撕了她，咬破她細白脖子下跳動著的頸動脈，但是那樣就太野蠻了不是嗎？

「啊拉？」

慕斯笑著閃過躍起的少女，微眯起的眼睛讚許著她靈敏的動作，嚥了口唾液。

「小姐，最好不要輕舉妄動...我的刺兒們會一不小心劃傷妳的...」

確認候帶著虔跟終消失在道路盡頭，慕斯打了個響指站在高牆上，俯視著仰頸瞪著他的少女，宛如月光是聚光燈一樣，宛如他倆是舞台劇的主角一樣，宛如今晚這裡上演的是殺意濃濃的愛情喜劇一樣。

刺兒們在他的背後散開，像是帶著血腥味的繁星一樣。

「方才真是失禮了，不知道妳願不願意在死亡之前，告訴我妳的芳名呢？」

慕斯一躍而下，手指滑過少女的臉頰。

一觸即發。

忍耐並非自己的專業。

雖然被教育過，但相較於反擊，木次的確是不專精。

只是現在他身上的疼痛確實地不大顯著，主要是在於他者的挑釁，使自己能以興奮與恨意覆蓋全身。

所以他馬上跳起，準備絞斷對方的任一處，卻再一次失敗。

『又一次、』

『再一次！』

木次能清楚的感受到現在的情緒，是別於培養而出的厭惡，更本質更渴望更真實的殺意。

無暇去理睬剛才的多於開場以及不知所云的問題，木次選擇無言以對。在這個當下，只有掌握時間與執行罰責能存在於他的腦中。

抄襲星空的贗品展開於眼前的下一秒，長鞭揮出了不可侵犯的領域，這是為了保持冷靜與理性，專屬於分析的空間。為了執行，木次大膽地將眼睛閉上，回顧開戰到目前的場景，將情報逐一分類後，放鬆而悠哉地避開被捉捕。

隨後他便抓到，正確來說是獲得——對方這一武器，其難纏無比在於數大。夜晚配合的昏暗，讓這裡彷彿大海，四周皆是暗礁。

對方的網子不能冒然應對，因為成功破網而出並絞死對方，必須沒有剛才玩耍於著西裝者為前提。

想到不久前的非認真處理，木次就對於難度增加的回報書感到頭痛不已，然而同時，他意識到自己走神的過分。為了奪回右手的自由，他起身——跳起、纏住對方的髮使所有跟隨於引力。

此刻的不對等立場讓木次相當滿意，其中他者著地時的狼狽是他的最喜悅。

鬆開長鞭，木次重新揮出後，他疑惑的看著自己左手，無法理解他的搶先一步，為什麼……他想不透的是，肢體為何而不協調？理由是太過疲累，還是……思考到此，木次的理智隨著斷落的手臂一同停止運作。

失去自己是最無法忍受的，他想抱頭大喊卻不可能做到。

全身的疼痛因為恐懼而倍增，甚至還想起了鞋跟的觸感。木次無法站住而跪坐在地。

別處，

保持動態在月亮下的副院長，嘿呀嘿呀地好不認真於前往被指示處。他是為了吃到盒子裡的特製點心，才甘願放棄正餐與休息。但他仔細想了想，帶回木次來換取餅乾，這樣的報酬根本是剝削！是特大號的不公平！

但邁出的步伐無法收回。

副院長吸了口氣，朝著同樣無奈的夜空奮力大喊著木次的名。

慕斯冷冷地接住少女倒下的身軀，眼神安靜的像是失去了興趣。

當然並不是少女太弱了，他不得不承認少女意外的頑強，甚至能解開他的頭髮。

慕斯淡金色的髮絲散開來，隨著夜風飄揚，輕輕的掃拂過兩人的臉，慕斯的手指撫過少女的眉毛、眼角、臉頰...頓了兩秒之後用力地掐緊了那看起來細瘦無比的脖子。

他逼近少女的臉，用牙齒磨了磨臉頰，舔掉了傷口上滲出的血。

很甜，甜的要讓他失控，喉嚨深處一瞬間像是燒起來一樣的發燙。

「妳叫，什麼名字？」

感覺理智一點點的剝離，慕斯的腦袋只容得下飢餓到融化的慾望，一點一點的割動他的思緒。

他想要馬上啃食眼前的少女，看起又鮮嫩又可口，簡直是上等到不能再上等...思及此，慕斯吞了口口水，側耳聽著少女細的不行的呼吸。

他居然有一瞬間覺得，很可惜。

這獵物太瘦也太小了，吃不到幾口就沒了，但是...但是什麼呢？這可是一個罰者，不能讓罰者存活著，不過她很強...若是放養一陣之後會不會更有趣呢？

慕斯猶豫了下，撿起了少女斷落的手臂，往身上按了幾秒，看著滴落血感到焦躁。

...不行，接不起來，已經不可能了，這個有趣的小獵物的可能性已經消失了。

正當慕斯終於決定要一口咬斷少女脖子時，安靜的空氣中劃過一聲大喊。

「——定言！」

巷子的另一側接近一個人影，是宿者，是同類，但是為什麼...

「不好意思，這可是我的獵物，這位...怎麼稱呼呢？平常我是樂於分享的，但是你也看到了，這個獵物特別瘦弱，只夠我一個人吃...」

慕斯舉起了左手，背後散開了染血的星空。

「如果識相的話就自己抱成一團有多遠滾多遠，雖然我沒有同類相食的惡趣味也不介意晚上加菜...」

慕斯的恐嚇才說到一半，懷中的少女便動了動，張嘴發出了幾個意義不明的呻吟，用殘存的手往不速之客虛抓了下。

慕斯愣了下，沒發現少女詭異的姿勢，在毫無防備之下被用力往腹部痛毆了一拳。

不重，但是已經足以讓少女掙脫他的環抱，落入不速之客的手裡。

「給我回來——！！！」

慕斯張大了眼想往前追去卻突地倒下，脖子上殘留著淡紅的傷口。

遠方，愛玉手持著一個吹箭，跟身旁的虔吩咐了聲。

「你去接慕斯回來，他要是真的追去今天的慈善晚宴不就沒有主人了嗎？」

愛玉用望遠鏡看著消失在巷道盡頭的黑影，歪了下頭。

「奇怪了？慕斯平常進食不是很快速的嗎？怎麼今天...是聞起來不好吃嗎？」

眼見木次的奮力一躍，理解狀況在副院長腦內被列為第二。

成功接下與聽到宿者的大喊是並列，後一秒，用不著後一秒，副院長早已就緒紀行初步判斷，不料又是一個倒下。沒讓這個縫隙成為多餘，他將木次連同木次的部分一同被帶離現場。

「記得去個醫院啊(owo)」

副院長朝著對方說完後，便將氣息隱匿，融入在空氣中。

他非常清楚，對方的不會追上，以及木次並沒有因此而理性殆盡，部分的捨棄及其限度、足以保存等都是有效論證。不得不承認，這樣的成效值得慶祝，但僅止於整體考量的層面。損傷畢竟為損傷，是充分展現自身無能的一種。

『要來調——整數據跟比例了啊(-w-)』

一想到這事件的經驗能大大擴延木次的用處，副院長就對於報酬僅有一餅乾，感到稍微放下。

沒有聲響、沒有氣息，副院長一踏進安全圈便放緩腳步直到完全停止。他看著木次主動地不再被攙扶，終究忍不到最後——

「你.....(-w-)」

「在最開始的戰鬥就把眼鏡拿下來了(●w●)？」

木次沒有馬上回答，副院長從他的若有所思讀出了些言語不足表達，所在是與否之前他先笑了，笑得好不開心，笑得好不愉快。

他接著拍手，一下兩下三下四下五下.....

直到聽見木次來不及掩飾的腳步聲才止住。

「太有趣了，有趣到我都快流眼淚了(-w-)」

「你不覺得有趣嗎(owo)？」

木次當然沒有回答，如果可以他也想使得理性作用好以避免自己情緒赤裸。然而部分的失去，迫使他無法如此。且說.....比起在此就辯論戰敗合理性，更需要的是如何有條理的書寫回報書。

這些，副院長不可能不明白。

他接受木次的這般沉默不語，同情也憐憫的給予了回去吧的指示。

【劇情-01／完】

